

慎夙夜敬戒、不易細微、猶恐其多過、况可輕易乎、

公乃命重宗為京兆尹、代其父、

怒侯阿部忠秋幼從父、正吉造本多正信、正信見、嘆曰、此兒

風神秀徹、邦國之器也、顧戲其父曰、鴟鴞生、鸛豈是

乎、後果如其言、

故事、執政論機事於密室、古河侯土井利勝為執政、每有

機密、設席于高堂正中、悉徹四方之屏障、而議之、

寬永中、韓使來聘、饗有期、一日暴風雨、高墉之聖壁

剥、有司將治之、恐其不能及焉、川越侯松平信綱教之曰、

此制至今而然

當以紙補帖之、遠望之、則如真也、衆從之、執政古河

侯土井利勝至、讓侯曰、唯子也可矣、恐難為繼、且為詐偽、

苟且以給上、非大臣之誼、遂罷之、

寬永中、公疾漬甚、諸執政以駟告板倉重宗于京、

重宗為京兆尹再四不報、夾旬報書至曰、前日出獵信于郊、

以故緩報、公疾間、聞之、悅曰、夫也、故為之乎、不然

京師騷擾矣、諸執政初悟其意、

寬永中、獵于郊、北余氏長新藏以步兵長從焉、獲多、及

暮、召氏長命之、閱氏長即細裁白帟、計其數、注之竿

信幸  
一為  
信之

首如蠅拂，屬步兵各受一令，曰：走至于防，悉以一枚，結所獲之禽耳。畢則速還，謹勿散落，皆出須臾而還。報乃數其竿頭之遺紙，因得知其數。公大奇之。島原之賊未平，熊本侯細川忠利與征，松代侯真田信幸送之。曰：宜運饗繕賊，豫為彌久之備。曰：力沛若，有餘曷為。曰：吾聞諸先人，軍勢一跌，不三年則兵氣不復振。今也將斃師燿，欲急之而得手，果如其言。

川越侯松平信綱克島原，其子輝綱甲斐守先登力戰有功，然以犯法，不列狀之。侯振旅，大久保忠教彦左衛門謂侯

曰：足下機捷辨才，為世所稱，而軍旅之事，則未也。侯曰：何哉？曰：輝綱之功也。以犯法，寢不列狀，孰知喋血之勲。若旌其罪，放逐之，則天下皆翕然稱曰：不以法假其愛，而讓登之功，亦著。如此則公必賞之，豈沒沒乎？此所謂所以兩得名實也。侯服之。

川越侯松平信綱過神尾元勝備前守，因錄疑獄不伏罪者

數人，謂侯曰：此輩姦猾，非訊鞠答掠則不伏。侯曰：唯當治之耳。三問答如初。後或問之，侯曰：夫聽獄者，以兩造知其曲直，窮治得其情者，聽獄者之耻也。

川越侯松平信綱嘗集於某氏，望有熊澤小幡二子，了海

字伯繼者，修陽明之學，景憲勤兵者，修武田氏之兵。

皆時之選也。侯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

後王是也。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

是猶舍已之君而事人之君也。今夫不能通法，我

公遠道上古，不說王霸之兵，而說小國之兵者，雖辨

我不取焉。

戰國以來，諸府文書，悉用花押，舐筆和墨，而濃飾之。

川越侯松平信綱曰：方軍書交馳，羽檄押至，則馬鞍之間，

亦當用之，焉得如此。且易偽矣。唯當為真率耳。時人

以為知言。

淀侯永井尚政新命為執政，謂彥根侯井伊直孝于朝曰：下走

以淺劣，荷大任，願獲懿訓，以免罪戾。彥根侯曰：老夫

耄矣，將何知焉。固請。彥根侯曰：如不獲命，則有一言，

而豈容易乎。特化我，不敢不告。淀侯曰：謹聽命矣。乃

明日朝服造其邸。彥根侯曰：善哉。諺曰：油斷大敵。此

言雖野乎，請薦之足下。可乎。淀侯跪拜曰：僕雖不敏，

服膺奉之。

戰國之際有殉死之俗以試黃泉虜螻蟻為忠國家  
新建公襲從之故家懷惴惴之恐邦有百其身之怨  
川越侯松平信綱為執政上疏論其不經乃禁之

寬永中紀侯英邁多材藝武猛有大志嘗渡遠江灘  
暴風陽侯波起乘舟如羊角而升舟中之人五色無  
主皆伏不能起侯神色自若搢衣救應叱咤舟人厲  
飾漿柁以故獲全濟

川越侯松平信綱為執政憂銅鉄之費鼓京都浮屠所祀  
之巨金人決眼伐幹大鑄銅錢布之天下黎民蒙澤矣

君子曰自漢以來積儒雖多乎豪傑雖衆乎未嘗聞  
如此愉快者也 本邦自 王室之盛及諸霸更匡

中原雄俊比肩而至亦未有髣髴于此者呼使後世  
士大夫崇佛媚僧之徒聞此風則破膽驚死亦不疑矣

松本侯堀田正盛問古河侯土井利勝曰願聞選官任使對曰  
庶官雖多乎莫重於監曰敢問選之若何對曰設為

人所饗鼎俎已備醯醬已潔主人之厚意見焉有人  
咕嚕容曰我省其庖則蚊蚋啜醬蒼蠅集肉於是使

容意不得不小惡而終不能厭足此謂許小惡損大

美也。又有酖酒藥肉而恐其不飽，不以告之。此謂揚小美掩大惡也。無此二者，然後可以任監矣。松本侯曰善。

川越侯

松平信綱

為執政時，有諸吏白事者，其不可者，輒

曰：老夫耳不聰，請再白之。諸吏知其不可，乃辭罷。無

敢再陳者。岡部與賢

丹波守

為大番帥，剛直好氣，嘗以

部下之事白之。侯曰：耳不聰，請重聽之。與賢正色曰：

執政者國之大錄，黎庶之具瞻也。耳不聰者，多過聽，

雖足下之敏，一日萬機，豈無註謬乎？事當謁他執政。

敢重犯顏行乎？趨出。侯從之，執其手笑曰：僕雖老乎，未至如此，唯欲審之耳。足下之言，略既聞之，不宜有怒。敢謝不敏，與賢色解。其抗直多此類矣。

寬永中，年饑，執政議以為民為酒醪糜穀者多矣，宜

禁焉。若有盜釀者，而奴隸首之，則以其主家之資產

賞之。議定以聞。議下，高槻侯

永井直清

侯對曰：大逆無道，

或上變之者，有是賞。其他未聞。没主家與奴隸者，以

聞可止。

寬永中，有賊入武田畑村佛寺，屠殺僧徒，掠奪貨財。

遣吏疏捕之、不得、朝議以五十金購縣之、猶不得、京兆尹板倉重宗、奏事適來、右司咨之、重宗即令吏書於板曰、倍金則我首之、夜竊縣諸金、明日賊見之、恐有黨類先發者、自至府實焉、遂逐悉得之、後小濱侯酒井忠勝有盜、縣金購之、不得、人曰、君侯盍效京兆之術也、侯曰、否、夫京兆之職、在發姦摘惡、故權變詐偽、無所不為耳、如走辱任大政、莞國體、豈挾小術鉤人心乎、雖得哉、我不為矣、

寬永中、會津侯就封、令有司定律令、有司議上三十

物、侯曰、夫法者、欲人勿犯之、譬如溝瀆、人多陷之、以繁而小也、譬如江河、人無陷之、以疏而大也、是以法不欲苛而小、欲寬而大也、乃削為十物、又為載書、令衆盟曰、侯若為反逆、則死、勿從此其首章也、後辟山崎嘉字敬義、号閣齊、一号垂加專任之、沮勸牖其民、孝子順孫、多出于其國、悉褒章之、嘉始信程朱之學、晚崇所謂神道之學、侯亦信之、薨、葬于龜谷赤土山、謚土津神、岩槻侯音山忠俊強力默記、嘗一見之者、終身不忘、自諸侯至、小吏悉識之、嘗朝會、諸人稱之、侯曰、此亦有方

耳皆問之對曰去鄙心而後可能矣皆曰若何曰大國之諸侯人皆識之至小吏則不之識何則見大國諸侯者心體之故識之小吏則否我心無此累故遍識之衆皆服焉川越侯松平信綱尚少在堅隅色不服拈侯曰日月列宿人皆識之至其小星則識之者鮮矣足下識之乎侯曰此何言也至小星則天官猶難之况於我乎川越侯曰然然則大者易識小者難識是人之常情也豈鄙心使然乎侯瞞然島原賊未平諸將圍之日以籙告其狀公謂近臣

曰諸營堅賊不能襲皆曰豈敢高槻侯永井直清曰以臣

見之其必襲公不悅後夜襲之聞至果如侯之言

川越侯松平信綱為執政時嘗請林學士親延諸後堂謂

學士曰我自幼奉侍公宮未嘗學問今任大政恐

有過謬幸以明主之靈與二三子之力得無大過

矣而夙夜悔且恥之願欲以豚犬煩先生故請之耳

乃令二子執弟子之禮甚慎傍有一婦人煎茶地爐

手親奉之者學士怪之後知其公夫人大嘆之其儉

素多此類也

音

忍侯阿部忠秋為執政時、贈遺毫、無所受、大稱清白、性好鶉鳴、嘗出行、見善鳴者、意欲買之、不果、人或私買之、以為其所畜、贈之、侯不知、絕愛之、後有告之者、憮然曰、嗚呼、我無他嗜好、唯好之、奔奔之、耳、不意亦致此厲階、即起、開籠、悉放其鶉、終身不復畜之、

律禁宮中吹烟者、然徃徃有盜吹者、焉、松本侯堀田正盛巡諸廬、監北見某久太夫從焉、有盜吹者、遽闔戶而鼻猶達、某謂侯曰、臭甚、侯笑曰、足下之任、為司監、又將為司嗅乎、終不問、

島原賊起、命板倉重昌為將、疽發于背、諸執政議將易之、小濱侯酒井忠勝曰、不可、若易之、則愈亦死、不若道不起、而易之、公可之、疽亦適愈、發至島原、攻之、踰月不下、公意急也、令川越侯松平信綱代之、大久保忠教語人曰、死矣、重昌、非厚顏受代者、果如其言、

板倉重宗為京兆尹、有富賈羅文法者、囚之、其二子懇之、不免焉、二子趣江戶、冤訟、執政議之、即免之、書至、重宗坐府上、令吏先論殺之、而後發書、為報曰、不幸而不及、既殺之矣、又別令其人奉書于執政曰、若



以京兆獄不速決人皆趣訟諸江戶京兆亦以其煩劇悉昇千里之纒牽則何以為治乎僕也罷駑以先人之拳辱大任奉職無狀請挈領執政色然以其書聞之公即遣使尉安之且謝之

板倉重宗為京兆尹明斷密察鉏翰張培下戶惡侈貴朴風化大行姦止訟息簿書日間時探勝山水或漁獵郊外嘗出見羣兒之戲嬉有一兒顧望曰京兆至了無畏色怪停騎令吏問其父名及所居還移書召其父親問之曰汝兒易我于路嘗汝坐寃怨言於

我者非邪對曰然小民幼孤藐諸無黨援叔父將奪我田遂訴之叔豪猾多助明府亦聽叔終至使小人潮陷飢渴殿屎窮閭也而京兆聲譽日滿都鄙皆稱神明豈京兆日月之明而小民獨遭其食乎故數與妻子言其寃恨兒輩效之冒觸嚴威罪及妻孥亦無所怨也重宗令主簿閱舊獄文書果如其言重宗曰負負無可言然十年之前不可覆案我賜汝買田之金以庚我過乃與之金

忍侯阿部為執政阿部正森對馬者其宗也襲父封

冠始朝、令正森先、而已從之、其他佳節朔望、先至其宗、而後朝、未嘗失尊宗之禮、

寬永中、豐島某、刑部刺橫須賀侯、井上于朝、公大怒、

令曰、刺大臣于朝、此無君上也、族之以懲艾其後、小

濱侯、酒井不肯曰、夫大臣者、居處深嚴、內周樓疏、其

出也、從騎如雲、叱呵避人、雖赴赴武夫、孰得逞其意

乎、發忿快志、剡手可以衝大臣之匈者、唯朝廷而已、

亦足以制權臣之腹心、何族之為、議上、可之、

本朝名臣言行錄卷上終

本朝名臣言行錄卷下

東武 西郊 梅澤肅 著

田直道 校

富田幹

城南有六鄉川、源出玉河、城北有墨田川、出刀禰川、

皆大河也、小濱侯、酒井議橋之、說者以為郊外之嶮

也、不宜橋之、候聞之曰、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

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固扞敵之臣、誠